



父亲带我进城

王贞虎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正是我的童年时代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艰难。我们生活的乡下不算偏僻，离小城二十里路。由于交通不畅，过往小圩公共客车虽有，但很多时候班次有时无，让村民空等大半天。即便有客车或单车可搭，但来回一趟花费不低，因此平日村人去小城，大多步行。

一天，偶尔听去过小城的小伙伴说起小城的事，由此心生向往，几次三番地纠缠父亲，要求带我去小城，感受一下同伴夸夸其谈的小城。父亲含糊其辞，我怏怏不乐。

直到一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轻声唤醒睡梦中的我说：去不去小城？我大喜过望，穿起衣服鞋子就往门外奔。

村子距小圩大约两里。父亲提着装满一堆新鲜鸡蛋的尼龙袋，边走边告诉我，生活在小城的堂伯家的长孙刚好满月，按照民间习俗，昨天托人捎来口信，邀约亲人坐坐聚聚。

等候一个半小时了，才见一辆客车慢吞吞驶近。整车爆棚，父亲拉着我往车厢挤。这时看见尾随身后的老大爷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也拼命要挤进去。见状，父亲转身扶着老大爷上去，我们自己却没能挤进。车开走了，父亲回到路边打开尼龙袋，看到鸡蛋完好无损，才吐了口气。

望着客车不见踪影，父亲对我说：我们步行去，你怕辛苦吗？去小城的渴望如此强烈，我拍拍胸膛说：爸爸不怕辛苦，我也不怕。

兴高采烈的我起先一路跑得欢，走了七、八里路，气喘吁吁。父亲说：精神可嘉值得表扬，但路途远，累坏了身体不合算。他不管我乐不乐意，将我一把抱起放上后背。

长年躬耕于田野的父亲，个子说不上魁梧，但力气挺大。我双手紧搂父亲双肩，舒舒服服伏在父亲背上。过了一阵，我沉入梦乡。一觉醒来，背着我的父亲已经走在入城的跨河大桥。父亲语气平淡说：今天班车好像有意戏弄人，十多里路未见一辆客车。我却隐约察觉，父亲大概是为了节省乘车费用，索性步行吧！

犹记得，我和父亲来到小城南门的堂伯家，看到比我们更早来的亲戚抱孩子、吃个红鸡蛋，然后陆续离开了。我们离小城最近，来一趟不容易，堂伯留我们过一宿，父亲不吭声，我答应下来。因为我曾听小伙伴说过，城区中心有处人工开挖的湖，不游览一遍，不算来过小城。

第二天天亮后，父亲对堂伯堂伯母说，下午生产队劳动要他安排，先带我转一圈人工湖，然后搭车返村。

环湖一圈，花了大半天。忽然觉得肚子叽叽咕咕，就对父亲说饿了。父亲稍一迟疑，指着街上悬挂燕

喜牌匾的茶楼说：先吃午饭再回家吧！

燕喜茶楼分为上下层，一楼对外供应点心、粥粉面，需用粮票购买；二楼设茶市，菜肴可用现金支付。

我随父亲上了二楼。桌面放有一张手写菜单。爸爸拿起指着其中的菜名说：这叫猪耳朵，以前我吃过，味道不错。我毫不犹豫说：爸爸，我要吃猪耳朵。

很快的，猪耳朵端上桌子。父亲一直舍不得动筷。我不管三七二一，飞快夹起切得薄薄的几片猪耳朵放进嘴里，慢慢咀嚼，鲜美浓香。

那天我们吃了一碟猪耳朵一元钱，外加五角钱的生炒白菜心。或者是第一次品尝这猪耳朵，或者饥肠辘辘，我认定这是天下最好吃的一顿饭菜。记得当时我兴冲冲的大声对爸爸说：爸爸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请您来燕喜茶楼吃猪耳朵！

我连吃两大碗米饭，肚子实在装不下了，才牵着父亲的手，小跑一般走过几条街道。在小城汽车站，首次坐上客车。依着靠边窗口位置，我眼睛近乎不眨，沿路好奇观望往后跑的树木。

返回村子，跨过门槛，父亲将打包的猪耳朵拿出来，给妈妈和两个哥哥分享。全家人乐开怀，都说猪耳朵十分香脆味美。

纸书年代

叶志勇

时间倒退三十年，相信书籍是一件稀罕物。

我记得那时能弄到一两本书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偶尔会带回一两本书，摆在家里，蓬荜增辉。

书是好东西，我不久也就体会到了。小学一年级我识字了。神奇的汉字，散发着书香的课本，在我面前展开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我对印着汉字的任何纸张都感兴趣，看起来就不舍得放下，爱不释手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那时盛行连环画，即俗称的小人书。文字简明易懂，画面丰富，一颗童心就在那巴掌大的连环画中尽情驰骋。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但小人书中的有些画面却也时常会在脑海中跳出来，朴素的黑白图画，简洁形象的线条，让人不禁回想起，小时的阅读是那么生动有趣，丰富多彩。

邻居家的登峰初中未念完就回家了，但他却爱上了书。我记得他长年订阅《中篇小说选刊》，那时正是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。我因此读到了新时期大量的优秀中篇小说，我的眼前展开了无限壮阔的画卷，社会和人生的影子在我的面前时隐时现，我仿佛看到了我的未来之路。

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，因为物质的贫乏并没有阻挡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。那时上过学的人，对书都怀有一种神圣的感情。我经常光顾那些有书的人家，央求人家打开书箱。当书箱打开的一瞬间，丰富的世界便呈现在我面前。我相信书是香的，每当我从摆放整齐的书箱中拿出一两本书来的时候，香气就溢满我的心胸，我感觉整个人都是香的了。读书的时候，我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坐下来，面对书，就像面对无限久远的世界，就像面对我心中无限憧憬的幸福未来。

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些零花钱。这零花钱就成了购书费。我也有了一个大红木箱，我打开木箱的时候，看到摆放整齐的书籍，心中就充实了不少，想着自己有那么多的书，就会开心地笑起来。高一的时候，一次上晚自习，看到一个同学在看《红楼梦》，就忍不住借来看，因时间紧迫，一晚看一卷，四晚看完了四卷本的《红楼梦》。现在想想，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囫囵吞枣，可是每次想起，还是充满了对那时那地的怀念。

现在，网络上读书已经成了时尚。我也会在网上看看书，但我还是更喜欢纸质的书籍，不知是不是跟过去的读书经历有关。我一直认为书是香的，可看，可闻，甚至可餐。我并不记得我到底读了哪些书，哪些书对我更有益，我只是觉得，书是一生的朋友，要用真心去对待。

姥姥村口唱大戏

王贞虎

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门口唱大戏。

每当听到这首儿歌，我就不禁想起自己的姥姥。姥姥是普通的农村女性，不幸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因病辞世，享年还不到七十岁。如果能活到今天，她老人家应该是接近百岁了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出生后几个月，母亲就患了重病，父亲带着母亲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的同仁医院住院治疗。我那时候时刻离不开大人的照顾，父亲在离家前只好将我和哥哥、姐姐三人送到了十几里外的姥姥家，请姥姥帮忙照看。

我失去了母乳的喂养，一下子濒临绝境，当时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普遍都很贫困，商店物资极度匮乏，姥姥根本就没钱，也无处买到奶粉。无奈之下，姥姥想到家里老母鸡下的蛋，便将鸡蛋做成蛋羹，一勺一勺地喂给我吃。就这样，靠着姥姥家的“鸡屁股银行”，我得以度过艰难的断奶期，直到能吃上大人的食物。

等母亲病好回到老家，来把我们从姥姥家接回时，我都快两岁了，见了母亲浑然不识，只是抱着姥姥大哭不愿离去。

此后，直到姥姥临近去世的那些年，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姥姥家，因为每次去，姥姥都会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而且我们吃不了还可以打包带走。

在那些年的每个大年初二，更是我们全家雷打不动去姥姥家的日子。

在一次拜年后，姥姥特意留下我们多住几天，说几天后西边的邻村会唱大戏。此前我从未听过唱戏，自然对唱戏充满了憧憬。

几天后的下午，姥姥带着我和我的表弟表妹们，从村口向西走过一条结冰的小河沟，就到了邻村的戏台前。

那戏台是用一些木板和帆布临时搭建的，前面的空场上站满了服装各异的男女老少。等了好半天，锣鼓声响起，有穿着浅褐色长袍的女子面如满月，走到台前，咿呀咿呀地唱了起来，其声如泣带诉。

后来又有一个男角出现，其声抑扬顿挫，其状大气凛然，其人红脸上画着一些白道子。姥姥在旁边解说，那女子是秦香莲，那男子是包公，那场戏自然就是在民间颇为流行的《铡美案》了。

听到伤心处，姥姥忍不住和旁边的多位女性那样感动得眼泪盈眶。囿于年龄所限，我那时对男女间的柔情与背叛的悲欢离合似懂非懂，对姥姥等人流眼泪还感到不甚理解，倒是对演员们俊美的长袍扮相印象深刻得多。

姥姥在农村勤快忙碌了一辈子，到了晚年依然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，整天忙这忙那的。她的心脏不好，本来应该多加休息，但到了稻谷收获的时节，闲不住的她依然去张罗晾晒稻子、舂大米，劳累过度之下，未逾古稀便辞别人世。

姥姥去世时，我才上初中。光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姥姥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和关爱之情，我却没有机会回报过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缺憾。